

主编 王思宇

# 苏轼词 赏析集

巴蜀书社

丛书

赏析

名家

名著

主编 王思宇

# 苏轼词

## 赏析集

已阅古证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盛寄萍

●名家名著赏析丛书

**苏轼词赏析集**

王思宇 主编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5 字数267千

1996年8月第二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

ISBN7-80523-268-7/I·116 定价：14.00元

## 出版说明

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诗人、词人更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精选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纳入本丛书之内，同时发行，以飨读者。

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分析精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以诗词文为主，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兼顾其它文学体裁。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特约请学界名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赏析文章全部新撰，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以期尽可能达到

目前最新最高水平。

这套丛书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审稿、改稿和定稿工作。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这套丛书拟编五辑，每辑十种，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分辑出版，五年内出齐。

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尚属首创，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改 版 说 明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自1988年起在我社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许多品种一再重印。

为满足读者需要，我社现从这套丛书已出版的品种中选出若干种，及新编的若干品种，编成《名著名家赏析丛书》出版，以飨读者。

巴蜀书社

# 目 录

前 言	王思宇 (1)
行香子 (一叶舟轻)	吴调公、史双元 (13)
行香子 (携手江村)	李 华 (16)
昭君怨 (谁作桓伊三弄)	施议对 (19)
醉落魄 (轻云微月)	张文勋 (23)
蝶恋花 (雨后春容清更丽)	吴庚舜 (27)
少年游 (去年相送)	王元明 (31)
卜算子 (蜀客到江南)	何满子 (35)
江城子 (凤凰山下雨初晴)	周汝昌 (38)
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	陶道恕 (43)
江城子 (翠娥羞黛怯人看)	谢桃坊 (48)
南乡子 (回首乱山横)	陈祖美 (52)
浣溪沙 (缥缈危楼紫翠间)	马兴荣 (55)
南乡子 (东武望馀杭)	汤责仁 (57)
醉落魄 (苍颜华发)	杨恩成 (61)
采桑子 (多情多感仍多病)	陈华昌 (65)
沁园春 (孤馆灯青)	霍松林、杨恩成 (68)
永遇乐 (长忆别时)	刘逸生 (75)
蝶恋花 (灯火钱塘三五夜)	周汝昌 (79)

- 
-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 张敏 (84)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 魏同贤 (88)  
满江红（天岂无情） ..... 傅经顺 (92)  
望江南（春未老） ..... 刘伯阜 (96)  
望江南（春已老） ..... 刘伯阜 (100)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 吴小如 (103)  
江城子（相从不觉又初寒） ..... 王步高 (112)  
洞仙歌（江南腊尽） ..... 刘乃昌 (117)  
阳关曲（暮云收尽溢轻寒） ..... 傅经顺 (121)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 李国章 (124)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 吴小如 (129)  
永遇乐（明月如霜） ..... 周振甫 (140)  
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 赵昌平 (145)  
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 ..... 朱安群 (150)  
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 曹济平 (155)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余恕诚 (159)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 官晓卫 (164)  
浣溪沙二首（覆块青青麦未苏 醉梦昏昏晓未苏） ..... 吴丈蜀 (167)  
满江红（江汉西来） ..... 刘学锴 (171)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 余恕诚 (176)  
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 蔡厚示 (18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 朱德才 (183)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 林冠夫 (186)  
西江月（照野濛濛浅浪） ..... 季光 (190)  
洞仙歌（冰肌玉骨） ..... 张燕瑾 (194)  
念奴娇（大江东去） ..... 王思宇 (199)

- 
- 念奴娇（凭高眺远） ..... 王元明（205）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 史愚（210）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 刘刈（215）  
 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 ..... 李汝伦（219）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 刘学锴（223）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 傅秋爽（228）  
 鹊鸽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 王元明（233）  
 西江月（点点楼头细雨） ..... 蔡中民（236）  
 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 周先慎（240）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 史愚（246）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 宋红（250）  
 满庭芳（归去来兮，清溪无底） ..... 曾枣庄（254）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 赵其钧（259）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 袁行霈（264）  
 如梦令二首（为向东坡传语、手种堂前桃李） ..... 季光（269）  
 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 ..... 李如莺 徐莉（273）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 王水照（278）  
 木兰花令（霜馀已失长淮阔） ..... 赵浩如（283）  
 满江红（清颍东流） ..... 宋谋玚（287）  
 清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 史愚（291）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 ..... 徐培均（296）  
 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 ..... 王水照（299）  
 满庭芳（蜗角虚名） ..... 汤高才（303）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 陈邦炎（307）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 王廷梯（313）  
 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 ..... 赵其钧（316）

---

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 ..... 潘佛章（319）

蝶恋花（蝶懒蜂慵春过半） ..... 刘征（323）

定风波（好睡慵开莫厌迟） ..... 刘伯阜（327）

## 附 录

苏轼年谱简编 ..... （331）

## 前　　言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由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内移赴汝州（今河南临汝），八月途经金陵（今南京），几次拜谒退居蒋山的王安石。两人“尽论古昔文字”，作诗谈佛，安石曾向人赞誉苏轼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事载于宋人蔡绦的《西清诗话》。绦与苏轼同时而稍晚，所记当有根据。苏轼之前三百年有李白、杜甫，之后百余年始有关汉卿，确实是几百年一见的人物。他的诗称为苏诗，文称为苏文，词称为苏词，书法为“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绘画亦有杰出成就，尤精于枯木竹石。兴趣如此广泛，而且在众多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文学史上没有谁能同他相比，确实是一个奇迹。

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南宋乾道六年（1170）赐谥文忠，又称苏文忠公。他的生平经历，本书卷末附有简明年谱，可参阅。这里只简单说明几点。

苏轼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不仅他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母亲程夫人，也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苏辙为苏轼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公（苏轼）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叹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

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苏轼成为一代文豪，一生不阿顺取容，不避罪谴，同家庭的影响，母亲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嘉祐二年（1057），苏轼二十二岁，同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苏轼致书主考官，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欧阳修，修以书示梅尧臣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见《东坡先生墓志铭》）嘉祐六年，与弟辙试制科，均中选，仁宗赵祯喜甚，回宫对曹后说：“与子孙得两宰相。”（见《宋史·后妃列传上·曹皇后列传》）从此，苏轼父子名动京师，苏氏文章擅天下。苏轼同那些只知纸上谈兵的文人不同，他政事精敏，行政工作能力极强。然而，苏轼从二十七岁任凤翔府节度判官起，直至六十六岁病逝，共四十年，除掉回家居父丧三年，还余三十七年。其中被当作罪人贬至黄州、惠州（今广东惠阳市）、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共十四年，将近占了百分之四十，在京任官仅八年多，其馀都在地方任官。贬黄州之前还在狱中关了近半年，差点送命。这坎坷的经历，一方面使苏轼感慨不平，郁勃幽怨积于心，另一方面也使他足迹得以遍及大半个中国，有机会饱览祖国河山，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机会看到人世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这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就把谪居黄州，视为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他说，在苏轼谪居黄州以前，自己的文章还能同他相仿佛，“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仕途的不幸，身世的悲凉，却是文章的大幸。不独苏轼如此，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以至现代的鲁迅，莫不如此。《宋史》本传云：“仁宗初读轼、辙试策，退而喜曰：‘朕今

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除去宿命的话头，这真是透辟之论。

苏轼得罪遭贬，固然是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贬惠州起情况已有不同）。但我们不要误解，以为苏轼同文彦博、富弼、司马光一样，是因循守旧、反对任何变革的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即嘉祐六年写的《思治论》，就提出当时社会的三大患是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指出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严重问题，希望加以改革。《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新法提出了系统的反对意见，思想是偏于保守的。但其中对新法弊病的分析，却精辟透彻，许多地方真是一针见血，后来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元祐年间，旧党得势，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一切复旧，苏轼不同意这种作法，主张对新法分别对待，“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当司马光要废新法之免役法而复差役时，苏轼就曾两次上书朝廷，加以反对，并当面同司马光力争，因而引起旧党对他的不满。正因为如此，苏轼在新旧两党当政时，都受到排挤打击。

苏轼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的诗文词都有鲜明的个性，词则更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创造精神。

苏轼对词的创作的巨大贡献，是他开创了豪放一派。对于他的这个历史功绩，南宋的人就已指出。南宋初年的胡寅在《向子𬤇酒边词序》中说：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仆从），而柳氏为舆台（奴隶）矣。

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云：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永）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这两段话，一段是理论的阐述，一段是形象的比喻，它们从思想内容和声调气质上指出了苏词的风格特点和他开创一代词风的巨大功绩。

过去的词论家把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个对立的流派。婉约派讲求词的婉丽，是指唐五代以来就已形成的一个派别。在苏轼以前，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散文和诗歌方面，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唯独在词的方面，没有多大的改变。当时少数作家的某些作品，如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写塞外风光和羁旅乡思，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感慨朋友聚散匆匆，后会难期，柳永的《满江红》（暮雨初收）写游宦行役之苦，已表现出同花间派不同的面

貌。但这只是凤毛麟角，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词，基本上仍然是沿袭唐五代的遗风。作家们都把词当作遣兴娱宾的工具，还没有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作品除了描绘恬静闲适的享乐生活，绝大多数都是写男欢女爱，别恨相思。“倚红偎翠”、“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欧阳修《踏莎行》），就是这个时期词作内容的形象概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词，基本上仍然是以歌妓舞女为中心——词的创作主要是供她们歌唱，词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她们的思想和生活，风格纤艳柔脆，有些作品甚至是淫靡之作。

直到苏轼出来，才如旱天惊雷，震撼词坛。他一扫五代遗风，使词的创作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变革。他把词从绣幌舞筵、从个人的小天地引向整个社会，扩大了词的境界，改变了词的柔靡风格，大大增加了词的表现力。他不仅用词写景抒情，还用词发议论，谈哲理，甚至还以词代替书信，象《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寄子由》，《行香子·丹阳寄述古》、《永遇乐》寄孙巨源等寄赠之作，都是以词代柬的作品。吊古，纪游，言志，抒怀，思乡，怀人，悼亡，留别，送别，记事，记梦，咏物，题赠，唱和，等等，几乎所有诗的传统题材，在他的词中都能看到；从社会生活，到个人日常起居和思想感情，一切所见所闻所遇所感，他都可以写入词中。清人刘熙载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也。”（《艺概》卷四《词曲概》）并非夸张之论。特别是把社会生活引入词中，为词的内容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直接影响了后代无数作家，尤其具有重大意义。钱塘江潮的奇伟壮观和弄潮儿的矫健形象（《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瑞鹧鸪·观潮》），密州出猎的壮丽场面和作者杀敌报国的雄心（《江城子·密州出猎》），农村人民的生活图景

(《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对祖国河山、对英雄人物的热情颂赞和壮志未酬的慨叹(《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内容，在靡靡之音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北宋词坛，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相反，描写男女情事的作品，在三百四十多首苏词中，总共只有四、五十首，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这是词自产生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

苏轼把议论引进词中，这是他的一个功绩。有些议论，如《水调歌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也很精采。但个别作品，如《无愁可解》(光景百年)，通篇议论，显得枯燥无味。不过这种作品极少。

在苏轼以前，词被视为“小道”，地位不高。前引《酒边词序》说，“文章豪杰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謔浪游戏而已也。”写了词不愿留存，要“自扫其迹”，好象是不光彩的事。苏轼以一代文宗，大量写词，这就提高了词的身价，使它取得了同诗一样的地位，词的创作越来越繁荣。专门以词名家的，在苏轼以前不多，苏轼以后则指不胜屈。宋词的成就高出同时的诗、文，成为宋代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与唐诗并列，这同苏轼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轼性格豪放，思想旷达，学识丰富，闻见广博，天才横溢。这些因素，使得他的词雄奇瑰丽，热情奔放，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曾自论其文说：“吾文若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用来说说明他的词，也非常确切。无论是写景，抒情，叙事，他都能做到意新、境新、辞新，天地万物，经史子集，口语

俗谚，无不任其驱使，又有一股雄放不羁的气势贯注其间，如江河奔流，一往无前，因而把前人和同时的人远远抛在后边，使人读之，顿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慨。宋代的词，无论婉约词人，还是其他豪放词人，虽然各有各的风格特点，但各家之间，往往又有一些相近相似之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只有苏轼和辛弃疾，却如巨岳柱天，迥非他人能仿佛于万一。苏、辛虽同为豪放词人，而“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王国维《人间词话》），风格也并不相同。个性，正是苏词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宋代王灼云：苏轼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碧鸡漫志》），王若虚云：“公（苏轼）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天资不凡，辞气豪迈，故落笔处皆绝尘耳”（《滹南诗话》），清代王士禛说：“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花草蒙拾》），近代王鹏运说：“唯苏文忠（即苏轼）之清雄，夐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半塘遗稿》）都是讲的这个特点。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他描写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感慨以及赠别念远的作品里，也体现在某些描写男女情事的作品中。那首千古绝唱的悼亡词《江城子》不用说，就是写男女恋情的另一首《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的“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的“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这些句子，也都感情激越，笔势流走，与周、姜等人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很不一样。

当然，苏轼也写过一些清新婉丽的作品，前人早已指出，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绝不在柳永、周邦彦、秦观等婉约派诸大家之下。

读苏轼的词，我们还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的词是从内心自然“流”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体现的是自然美，不是雕琢美。他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宋何薳《春渚纪闻》）他不是苦吟派，其作品如行云流水，无半点呆板相。苏轼同李白一样，感情极丰富，心胸极坦荡，最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政治上是如此，即使因此而外放、遭贬，始终不改初衷。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没有半点顾忌和矫饰。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做到这样的作家并不多，非天才杰出者，根本无法达到如此境界。他在赴汝州（今河南临汝）途中，在泗州塔下沐浴，写了两首《入梦令》，借别人给他搓背为由，以禅寓意，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无垢”。这样的题材，“正经”的作家，大概是不会写的。这样任情挥洒，“不择地而出”，不怎么考虑“文章作法”，并不是说苏词不讲篇章结构、文字凝炼，而是说，因为他性格豪迈，加以才气过人，无论写景、抒情、叙事，往往信手拈来，便成绝唱。此即元好问说的“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新轩乐府引》），此与周邦彦、姜夔等人之搜索枯肠，精雕细刻，简直有天壤之别。正因为苏词是性情的流露，具有一种天趣，个性特别鲜明，非任何人所能模拟，所以清人陈廷焯说：“太白之诗，东坡之词，皆是异样出色，只是人不能学，乌得议其非正声。”（《白雨斋词话》，按，末句系针对纪昀等人所发。）王国维说：“无二人（按指苏轼、辛弃疾）之胸襟而学